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十九回 匡胤正色拒非詞 京娘陰送酬大德

詩曰： 荒山險嶺多盜跖，阻隔行人掠美色。
壯士遇之心不平，寶劍一揮頸瀝血。
受恩思欲報深恩，幾遍欲言心未寧。
一朝訴出衷懷事，引得英雄性火烈。
蜀中當釐卓文君，至今猶見詩人說。
三原紅拂有誰稱，曖昧遺羞何足貴？
睹此餘生終不失，惟有黃昏相感泣。

話說張廣兒領了嘍囉趕來，思想要奪京娘，誰知反被趙匡胤打死。那嘍囉正要逃走，卻被匡胤喝住，說道：「爾等休得驚慌，俺乃東京趙大郎便是，自與賊人張廣兒周進有讎，今已被俺除了，與爾等無干。」眾嘍囉聽說，一齊棄了刀槍，拜倒在地。匡胤分付道：「爾等從今以後，須當棄邪歸正，不可仍是為非。倘不聽俺的言語，後日相逢，都是死數，爾等各自去罷。」眾嘍囉聽了分付，磕了一個頭，爬起身來，俱各四散的去。匡胤收拾要行，早見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。遠遠望見前面有座客店，便同京娘趨行幾步，到了店門，扶著京娘下馬，一齊進店，把馬交與店家喂養，進了客房，店家整備晚膳進來，兄妹二人吃了一餐，各自安寢。

且說京娘想起匡胤之恩，無以為報，暗自尋思道：「想當初紅拂本一樂女，尚能選擇英雄，況我受恩之下，捨了這個豪傑，日後終身，那個可許？欲要自薦，又覺含羞，一時難以啟口，若待不說，等他自己開口，他乃是個直性漢子，那知我一片報德之心。」左思右想，一夜不能合眼。不覺五更雞鳴，匡胤起身，整馬要行。京娘悶悶不悅，祇得起身上馬，出門而行，乃心生一計，一路上祇推腹痛，幾遍要出恭，匡胤扶他下馬，又攙他上馬，京娘將身偎倚，萬種風流。夜宿之時，又嫌寒憎熱，央著匡胤減被添衾。這軟玉溫香，豈無動情之處？匡胤乃生性耿直，盡心服侍，不以為嫌。

又行了三四日，已過曲沃地方，一路上又除了許多毛賊，約計程途，祇有三百里之間。其夜宿於荒村，京娘心中又想到：「如今將次到家了，祇顧害羞不說，豈不錯過機會，若到了家中，便已罷休，悔之何及？」滿腹躊躇，不覺長吁短嘆，流淚憑几。匡胤在外廂聽了，不知所以，即慌進來問道：「賢妹，此時夜已深了，因何未睡？你滿眼淚，有何事故？」京娘道：「小妹有一心腹之言，難以啟齒，故此不樂。」匡胤道：「兄妹之間，有何嫌疑，但說不妨。」京娘道：「小妹係深閨弱質，從未出門，因隨父進香，誤陷賊人之手。幸蒙恩人拔救，脫離苦海，千里步行，相送回鄉，又為小妹報雪深讎，絕其後患。此恩此德，沒世難忘。小妹常思無以報德，倘蒙恩兄不嫌貌醜，收做鋪床疊被之人，使小妹少報涓埃，於心方安，不知恩兄允否？」匡胤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賢妹之言差矣，俺與你萍水相逢，挺身相救，不過路見不平，少伸大義，豈似匪類之心，先存苟且？況彼此俱係同姓，理無為婚，兄妹相稱，豈容紊亂？這不經之言，休要污口。」京娘聽了此言，羞慚滿面，半晌無言。沉吟了一會，復又說道：「恩兄休怪小妹多言，小妹亦非淫巧苟賤之輩，因思弱體餘生，盡出恩兄所賜，此身之外，別無答報，不敢望與恩兄婚配，但得納為妾婢之分，服侍恩兄一日，死亦瞑目。」匡胤勃然變色道：「俺以汝為誤遭賊陷，故不辭跋涉，親送汝歸，豈知今日出此污蔑之言，待人以不肖！我趙匡胤乃頂天立地的男子，一生正直無私，倘使稍有異志，天神共鑒！爾若邪心不息，俺便撒手分離，不管閑事，那時你進退不得，莫怪俺有始無終。」匡胤言罷，聲色俱厲，唬得京娘半晌不敢開口，遂乃深深下拜，說道：「今日方見恩兄心事，炳若日星，嚴如霜露，凜不可犯。但小妹實非邪心相惑，乃欲以微軀報答大恩於萬一，故不惜羞恥，有是污言。既恩兄以小妹為嫡親骨肉，妾安敢不以恩兄之心為心？望恩兄恕罪。」匡胤方纔息怒，將手扶起京娘，道：「賢妹，非是俺膠柱鼓瑟，本為義氣所激，故此千里相送，今日若有私情，與那兩個強人何異？把從前一片真情，化為假意，豈不惹天下的豪傑恥笑？」京娘道：「恩兄高見，非尋常所比。妾今生不能補報，死當結草銜環。」兩個說話，直到天明。正是：

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情戀落花。

自此，京娘愈加嚴敬匡胤，匡胤愈加憐惜京娘。看看到了蒲州，京娘雖知家在小祥村，卻不認得路徑，匡胤就問路行來。將到小祥村，京娘望見故鄉光景，好生傷感。

卻說趙員外自從進香失了京娘，將及兩月有餘，老夫妻每日相對啼哭。這日夜間，睡到三更時候，員外得其一夢，夢見一條赤龍，護著京娘，從東回到家中。員外一見大喜，接了女兒，安頓進去。看那赤龍，登時飛去。回至裏邊，忽又不見了女兒，四下尋覓，卻被門檻絆了一交，遂而驚醒。即時說與媽媽。媽媽道：「此乃你的記心，不足為信。」趙員外憶女之情，分外悲戚。至次日日午，忽莊客來報道：「小姐騎馬回來，後面有一紅臉大漢，手執棍棒跟隨而來，將次到門了。請員外出去。」員外聽報，唬得魂飛魄散，大聲叫道：「不好了！響馬來討嫁妝了。」說猶未了，京娘已進中堂，爹媽見了女兒，相持痛哭。哭罷，問其得回之故。京娘便把始末根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恩人現在外邊，父親可出去延款，不可怠慢，他的性如火，須要小心。」趙員外聽了女兒之言，慌忙出堂，拜謝道：「若非恩人相救，我女必遭賊人之手，今生焉得重逢？」遂叫媽媽與女兒出來，一同拜謝。那員外有一個兒子，名喚文正，在莊上料理那農務之事，聽得妹子有一紅臉漢子送回，撇了眾人生活，三腳兩步，奔至家中，見了京娘，抱頭大哭，然後向匡胤拜謝。正是：

喜從天上至，恩向日邊來。

趙員外分付莊丁宰殺豬羊，大排筵席，款待匡胤。那媽媽同了京娘來至裏邊，悄悄叫道：「我兒，我有一句言語問你，你不可害羞。」京娘道：「母親有何分付？」媽媽道：「我兒，自古道男女授受不親。他是孤男，你是寡女，千里同行，豈無留情？雖公子是個烈性漢子，沒有別情。但你乃深閨弱質，況年已及笄，豈不曉得知恩報恩？我觀趙公子儀表非俗，後當大貴。你在路曾把終身許他過？不妨對我明言。況你尚未許人，待我與你父親說知，把他招贅在家，與你結了百年姻事，你意若何？」京娘道：「母親，此事切不可提起，趙公子性如火，真正無私，與孩兒結為兄妹，視如嫡親姊妹，並無戲言。今日到此，望爹媽留他在家，款待十日半月，少盡兒心。招親之言，斷斷不可提起。」媽媽將京娘之言，述與員外。員外不以為然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媽媽，這是女兒避嫌之詞，你想人非草木，放著這英雄豪傑，豈無留戀之情？少刻席間，待我以言語動他，事必諧矣。」

不多一會，酒席完備。員外請匡胤坐於上席，老夫妻下席相陪，兒子京娘坐於旁席。酒至數巡，菜過五味，員外離席，親自執壺把盞，滿斟一杯，送與匡胤道：「公子請上此杯，老漢有一言奉告。」匡胤接過酒來，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不知員外有何見教，願賜明言。」員外陪著笑臉道：「小女餘生，皆出恩公子所賜。老漢與拙荊商議，無以為報，幸小女尚未適人，意欲獻與公子，為箕帚之婦，伏乞勿拒。」員外話未說完，匡胤早已怒發，開言大罵道：「好一個不知事的老匹夫！俺本為義氣，故不憚千里之遙，相送你女回家，反將這無禮不法的話兒侮辱於我，我若貪戀你女之色，路上早已成親，何必至此？」說罷，將酒席踢翻，口中帶罵，踱步望外就走。趙員外唬得戰戰兢兢，兒子媽媽都不敢言語。京娘心下甚是不安，急忙出席，扯住了匡胤衣襟道：「恩兄息怒，且看小妹之面，請自坐下，小妹即當賠罪。」匡胤正當盛怒之下，還管甚麼兄妹之情，一手撒脫京娘，提了行李，出了大門，也不去解馬，一直如飛的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義氣相隨千里行，英雄豈肯徇私情？

席間片語來不合，疾似龍飛步不停。

京娘見匡胤不顧而去，哭倒在地。員外媽媽再三相勸，扶進了房中。京娘祇是啼哭，飲食不沾，心中想道：「虧了趙公子救得性命回鄉，不致失身於異地，爹媽反多猜疑，將他激怒而去。我這薄命，既不能托以終身，又不能別圖報答，空生何益？不如一死，倒得乾淨。」挨至更深，打聽爹娘都已睡了，即便解下腰間的白汗巾，懸梁自縊。正是：

可憐香閣千金女，化作南柯一夢人。

次日天明，員外夫婦起來，不見女兒出房。員外道：「媽媽，為何女兒這時還不出房？」媽媽道：「想是女兒行路辛苦，此時還在熟睡哩。」員外道：「我實放心不下，你可進去看看。」媽媽當真的推進京娘房內去看，年老之人，不辨東西南北，正望床上去叫，不料頭兒一撞，可的撞在京娘身上。媽媽初時還祇道挂著甚麼，及至仔細一看，見是女兒，祇唬得：

魂向天邊飛舞，魄歸雲內逍遙。

當下媽媽叫喊起來，員外聽得，慌忙趕至房中，見了如此光景，與媽媽相對痛哭。免不得買棺成殮，做些僧道功德，水陸道場，懺悔今生，博望來世。這些事情按下不提。

且說趙匡胤因趙員外一言不合，使性出門，一口氣竟走了十餘里路，看看天色晚了，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。正在為難之際，忽然就地裏一陣陰風，覺得淒淒慘慘，冷氣逼人，伸手不見指掌，恁般昏暗。此時心中惶惑，進退兩難。祇見前面隱隱的有人騎馬，手執紅燈而走，閃閃爍爍，微有亮光。匡胤見了，滿心歡喜，欲要趕上同行。那燈光兒可煞作怪，匡胤緊行，這燈光也是緊行，匡胤慢走，那燈光也便慢走，憑你行走得快，總是趕他不上。心下甚是疑惑，即便開言叫聲：「前面的朋友，可慢一步，乞帶同行。」祇見前面燈光停住，應聲答道：「妾非外人，乃是京娘。因父母不察，有負恩兄，以致恩兄發怒出門，將這一片義心化為烏有。妾心甚為不安，祇得痛哭至晚，自縊而死。但蒙恩兄千里送歸，得表貞白，妾無以為報，故此執燈前來，引道遠送一程，以表寸心。所恨幽明路隔，不敢近前，祇得遠遠相照，望乞恩兄恕罪。」匡胤聽言，不勝駭嘆道：「據賢妹所言，輕生惜義，反是愚兄之故。但賢妹既已身亡，為何還會乘馬？」京娘道：「好叫恩兄得知，此馬自蒙恩兄所賜，乘坐還家，今見恩兄已走，小妹已亡，此馬悲嘶，亦不食而死。」匡胤聽了，甚為感嘆。因又說：「賢妹，你生死一心，足見貞節。又蒙陰靈照護，盛德難忘。愚兄後有寸進，便當建立香祠，旌表節烈。」京娘稱謝不已。說話之間，將及大明，祇見京娘還在前面，叫聲：「恩兄，天色將曉，小妹不能遠送了。後會難期，前途保重。」說罷，隱隱痛哭而去。匡胤望不見了燈光，心下十分傷慘，因思苗光義東帖之詞說空送佳人千里路，如今果應其言。

正行間，祇見前面有座小山，山下有一所古廟，樹木蒼蒼，香煙杳絕。匡胤問及土人，土人答道：「客官休問，快快走罷。」匡胤見說話蹊蹺，必要追問其故。土人道：「此廟原係本處的社廟，因為近來出了一個妖怪，每夜出來害人，近村人家，盡都怕懼，各自遠移，因此叫客官快行。」匡胤聽了，大笑不止，道：「俺生平遍走天下，總不信邪。既然此地有妖，俺又走得力乏，不免就在此廟安息一日，有何不可？」說罷，走入廟中，坐在板上，打開包裹，吃了些乾糧，放翻身軀，呼呼熟睡，直至天晚，方纔醒來。睜眼往外一瞧，祇見日色西沉，鳥雀歸宿。復往廟外四野觀望，並無宿店，祇得重進廟來。又吃了些乾糧，將腰中鸞帶解下，晃成了神煞棍棒，執在手中，仍復坐下。心中又記著京娘的事情，更加嘆息。將至二更，果見明風颯颯，冷氣淒淒，匡胤一時驚疑起來。將身立起，定睛一看，那天光微亮，透進殿來，祇見神座下面，隱隱的盤著一條大蛇，頭如笆斗，眼似燈光，口噴黑氣，甚覺腥羶。匡胤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孽障在此害人，待我與這地方除了害罷。」舉起神煞棍棒，望了大蛇，喝聲：「著！」奮力打將過去，有分教——仙棍騰挪，數載妖魔須就死。神威奮武，積年驍惡總成灰。正是：

事從閱歷奇方見，人極凶殘命必傾。

畢竟妖蛇除否，且看下回自知。